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九十六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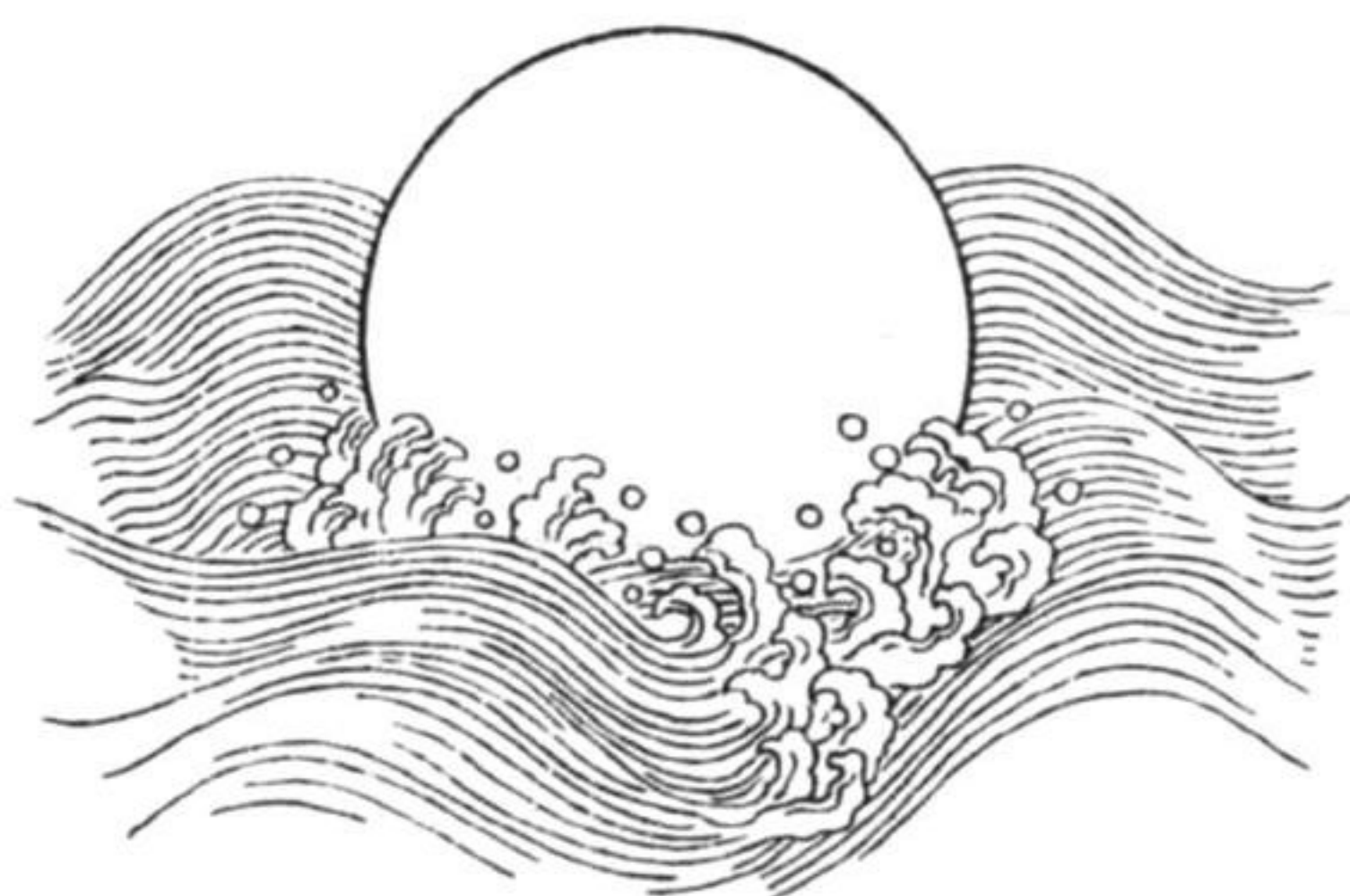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九十六冊

黃山書社



(明)海瑞著

海忠介公文集十卷

明萬曆四十六年蔡鍾有刻本

海忠介公文集序

夫心者衆芳之摠萃萬行之徑
梯也古我仁賢崔嵬萬古未有
不淵源于斯者乃海澄開新建
疏有六經無心教聖賢無心學
語何說哉則新會溺其旨矣新

海忠介公文集

會繼陸子而起者也瓊州海
峰先生起人但知其辟立千尋
超然埃壒不知其學有源委往
在留都相過譚說甚周其學宗
陸子而直信本心者也退語友
人唯唯否否予近因興國蔡侯

刻公在邑訓士諸語予訝其太
簡乃從東莞少府溫公得諸編
撰所著朱陸辨益信其洞見大
意由陸以尊孟子信心而行者
也陸氏曰先立其大則小不能
奪公既有見于大則凡生死贊

海忠介公文集

毀皆大虛中浮靄聽其去來而
何足以呈公靈襟哉昌黎云大
江之濱有恠物焉蓋非常鱗凡
介品彙之匹儔也物固有之入
豈獨無先生鍾海岱英靈來而
為天下萬世瑞無疑予敬復蔡

侯命以公之見大者弁之首手

茲集其無以膚末而窺公

萬曆戊午秋月吉水鄒元標爾

瞻父撰



海忠介公集

三

海忠介公文集目錄

論

朱陸

出處

嚴光

其嗟也可去

書

啓譚次川侍郎

復史鴈峰太僕少卿

海忠介公集

目錄

啓史方齋瓊州知府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復熊鏡湖軍門

啓熊鏡湖軍門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復王七峯瓊山知縣

啓次川侍郎

復趙大洲閣老

啓朱鎮山工部尚書

啓閣部李后麓諸公

再啓閣部高中玄諸公

復余斗南御史

復譚次川尚書

啓岑小谷給事

回按院張惺字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李后麓閣老

復徐存齋閣老

復星吾潮州知府

復廵按龔懷川

復總督凌洋山

白大尹林仲和

復廵按龔懷川

復廵按龔懷川

啓戶部正堂郭一泉

啓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復分守道王用吾

復郭夢菊光祿卿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復周養初糧儲叅政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復汪渠瀛廣東廵按

復薛明字分守道

復汪渠瀛廵按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復朱訥齋鎮山子

復贑州軍門賈春容

復王忠銘

復梁霖字

寄王忠銘禮部右郎

啓鄧純吾原廣東廵按

啓通政司倪東洲

啓閣下吏部

復賀澹菴原瓊州知府

復湯陽南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復徐繼齋尚寶少卿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復朱鎮山尚書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復歐陽栢菴掌科

啓徐存翁閣老

復工部尚書林退齋

啓閻老徐存翁

禁婦女買賣行走約

奏疏

治安疏

自陳不職疏

告養病疏

乞治黨邪言官疏

被論自陳不職疏

開吳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序

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贈陳侯大畝成功序

註唐詩鼓吹序

贈廖錦臺膺首薦序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內江龔氏族譜序

贈吳願菴二尹旬容序

贈丁敬字父封君壽誕序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覲序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贈霜栢陳先生得獎勸序

贈羅近雲代丈安定田序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助教序

贈喻遂川獎勸序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贈羅近雲陞欽州太守序

贈毛帶江陞天台大尹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代

贈周柳塘入覲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汴水尋源卷序

贈總督府洋山凌公平羅旁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記

借山亭記

脩學宮記

自警詞

規士文

勸農文

四書義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先進於禮樂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

有安社稷臣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

巧言令色足恭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附錄

督撫條約

續行條約冊式

考語冊式

錢糧冊式

應付冊式

均徭冊式

官舉等冊式

興國縣八議

榮哀錄

御製

祭文

輓詩

傳 王忠銘先生撰

附三進士申救疏

王忠介公文集卷之一

瓊山 海瑞 著

吉水 鄒元標 閱

東莞後學溫可貞彙編

同安後學蔡鍾有授梓

論

朱陸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辨之以吾之心而已維天之命其在人則為性而具於心古今共之聖愚同之得此而先克爾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別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軻之死不得其傳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恃有赤子之心故雖出之千百載之前其事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陸子問人問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則精一執中之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

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為誠意正心之用也猶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誠正朱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議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議之乎韓退之原道言誠正不及格致朱子指為無頭學問是以格物致知為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一差是以終身只做得大學先之之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無得於心所知反限王陽明謂窮翁氣魄極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著了許多書然則此非其誤認之故毫釐之差而為千里之謬者乎夫顏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出之於威儀文辭之末富於中見於外不可強而亦不得而歸心齋坐忘不遷不貳顏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日從事於古本冊子章章句句之好講之私心好名之為累據此發念之初已不可

以入克舜之道矣聖人不廢學以為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人而下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之說子思孟子傳自克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應舉子業即其語錄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文尚不如是也自傳心之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履盡廢講學輸對五劄言涵心性乃自其所心知者出之如孔子答哀公修己誠身孟子告齊梁仁義孝弟亦推本之論也朱子答之書而戲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得來天下之人只一性命而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讀書講說研究於外予不知朱子之所謂矣儒學禪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涵事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應徒為空虛寂滅之養朱子指陸為禪然則將不講其心就外為天下國家之用呻吟其佔畢而曰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如彼

然後為能學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寄之生丁朱子之時言論相反不知其如之何而為禪之詆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知其然平日拳拳以求放心先立其大為教聞彼也自聞而已見彼也自見而已猶有得之朱子則楚辭陰符參同契韓文皆其年年月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日而已也末年之悔謂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若有得矣而先入之深讀書為主而待其

海志介公集卷之十一

餘未見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原也危巖一日前猶解誠意章在溺於誦說沒身不復聖人六經躬行心得之餘為之養盛之克因著其用朱子則先意於此讀書為先求心反為後繙絲牛毛識者以集大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什而纂其長則亦可矣謂道在是則周元公或可而朱不然矣說者又謂朱子羽翼六經嘉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

誥而其所訓又多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功於後聖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為後人之誤功過并之而使

海志介公集卷之十一

人繁於枝葉昧厥本原其過為大三代而後學之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學為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於朱子故予不及其他獨指朱子為過陸子謂此老平生志向不泊於利祿當今誠難其匹夫朱子豈不知心之為大而求之心哉誤認格致為入門指著述為功業途轍既乖所得隨之韓退之因文以見道而非明道以為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子過歟欲往京師心識國都所在行遠自邇計日可到懽於定向執途之人而訊之歧路之中又有岐焉訊之所不及失之矣大抵天下得意忘言區區於文義講說之間真趣薄矣深造自得者當見之顏子默契道體孔子子欲無言天淵禪學而其致虛之篤一而已矣然則朱子無乃得言而自

於其意歟自得之則有居之安資之深之
益日從事於故紙堆中外強中乾呂東萊謂
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無復有詩矣朱子
之謂矣朱子平生誤在認格物為入門而不
知大學之道誠正乃其實地以故一意解書
其解書其論人心術見焉謂司馬溫公只憑
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朱子日日經史其不著
於實心實事無私無黨有餘力而後學文之
君實無足怪矣大凡人言語文字皆心為本
陽明致良知其什經不取朱子之說者多矣
在心性上朱子什經全說在多學而識上則
明鵬突其說誠有之然猶不失為本原之學
也猶第一義也朱子則落而下之離而去之
矣道問學之功為尊德性而設正與孟子學
問求放心同義朱子解之曰非存心無以致
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崇禮中庸行
也以屬之知姑勿論所云致知非程子進學
則在致知根心着己之知亦姑勿論乃其意

則全重致知矣細玩尊德性而道問學
此口氣乎存疑錄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
失亦在是見非於陸子靜亦在是得之矣其
訓中庸分章分句分為相屬明費隱天道
道小德大德分中分知和道不可離此言素
此言不顧太極通書此言陽之動此言陰
靜支離為甚然而識之識言知之於心乎
字朱子作去聲解音志謂記之於心不以
賢說聖賢以己之所誤說之能說之
之得適人之適難言之矣自稱其
適天機之觀不言之喻將能之也哉
止言語文字之間鵠湖白鹿往返議論之
而已荆公祠記千百年大公案也學問
識見昏昧之故其誠之不遺餘力與初
為禪會無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
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至舉一
於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
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正諸儒人膏肓

也使在周邵聞之喜過而樂與之矣者
信常不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當
足以定天下之經亦此意也朱子遺蔡人書
乃謂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致有
等怪論少見朱唐交惡錄齊則失矣楚亦
為得也光風霽月灑落襟懷有如周元公
康節其人者寧有此言說舉措耶情見乎
行如其心涵養未融克伐為崇晦庵不能
大不滿於後學之意矣後人為朱陸之
雙江以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言之
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
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宋至
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群如也正雙江
挾崇之謂陽明之所稱今之尊信晦翁無異
於戰國之尊信楊墨也抑何從而辨之乎
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為
辨

出處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
待言之謂不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逸性分
樂一彼一此皆是也其說定於孔子邦有
則仕邦無道則隱之辨然孔子有是言孔
終身事業謂之隱謂之仕春秋之時是亦
無道而極者矣齊魯蔡宋之郊流行轍環
日不吝置其時以時而隱若夫久若荷
簣長沮桀溺微生畝至以果哉末難
已亂倫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人生
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萬
物之性天地以生物為心生人之理盡
生意也天地間盡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
仕人不負天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為
堯舜亦在於是友人荷簣耳目口鼻之形
而不知萬物一體之義蔡真抱一饑則食
渴則飲保之何益見孺子將入於井而無
怵惕惻隱之心非人矣余嘗仰之賦與
即之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有定
仕也其云無道之隱無定隱也意有所在
哉然

對待之辭不可因之遂謂為截然對待之辭
出處二字不可並論去就二字亦不可並論
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為之出者
子立身之正處不得已為之天下只是一道
舍此則失道失道失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
三君子雖計較於毫釐禮節之間而萬物一
體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而輟天地間生生
不息真機活潑自不得已之也魯子云
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解者以一息尚存
不容少懈言之仁即天地生物之心
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志
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有位之
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得
天一也當理而無私一身一心魯子已任之
仁如斯而已耶孔子無道則隱其隱也皇皇
然有道則見之心孔子舍之則藏其藏也惟
惓然用之則行之念雖有用舍行藏之判而
舍之則藏即具於用之則行之中有定出無

定處非二道也只一萬物一體之仁故
一出而仕人之義說者又謂聖人則可
人則不可其說尤不可曉堯讓天下於許
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九牛毛之論誠
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逆天人自為異謂
靡不有初而又謂有可不可於後有之哉
路執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說夫
曉之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
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君子之別
是安利困勉判如於其間如孔子
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
城絃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未信夫子
之仕謂有可不可聖賢之別耶然天下
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無可入之江表
何孟子曰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雖然
予伊尹欲速其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
一念一事今日明日別有悔悞君子
民由之不得求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

如一志與時旋時其人不可而去時其人之
可而聖賢之志又轉之矣此正是有定仕無
定隱之道大中至正通天下合人已孔子不
遇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許取
法後王春秋戰國之身尚欲置之為後千萬
世之仕身當其時恬然隱處秦越天下為一
身不為天下計孔孟不為之矣曰出處去就
截然對待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合性命言
時勢宇宙無窮誰當負荷言長沮桀溺不言
孔孟吾不信也

嚴光

橫足加帝腹天下視為奇事桐江一絲以
而今亦無不為子陵高而賢之矣然高則
矣高而不實奇則奇矣奇而不中人生天地
間只是一性分是所固有見之日用只是
職分為所當為舍性分言高奇未見其能高
能奇矣性分何在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自天
子以至途人一也性存是職分在是自天子

以至途人作用一也故天地萬物舉而屬之
我一人之身舉而任之為我一人日用常行
之道人不我用然後退而守之雖退而守之
而萬物一體之心則未嘗一日息也從古聖
賢造蓋如此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子陵果如光武相助為理之念
則光武之所立而定明良相逢治具畢張是
即子陵之所立而定也真機實際子陵何故
不樂為之孔子生丁春秋流行轍環日不合
置荷簣夫人知不可而不為之矣夫子之
相對累日因共偃仰由古而來迭為賓主二
女九男情分無間未之過也可以謂之不可
為不為之耶孔子於荷簣責其果於微生責
其固於夫人責其繫身亂倫就子陵言之其
亂果而固有甚之矣有君無臣吾悲其為君
苟有天下國家之志光武之時不為孔子孟
軻之出可勝悲乎一時後世獨於子陵賢之
祠祭咏揚不一而足是所謂高而奇也三代